禮部志稿

二

尚書賜鈔一千貫侍郎五百貫
又諭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令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
勑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費往還有
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廪給日用外有餘資者鮮矣
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
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
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贈謚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諡賀銀預馬大學士楊士奇等覆奏上曰此數人皆在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忠厚之道但朕意未嘗及銀盖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諡如加銀惡諡又反不如無諡古人制諡正為定論美惡以示至公卿等宜盡心

奉先之訓

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祇奉皇祖皇考
配神仍著典章埀範萬世如勅奉行

事神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以大祀南郊上御奉天門文武羣臣受
誓戒畢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
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鬼
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與
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

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言賜之過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令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憫忠之訓

洪熙元年三月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不加褒卹其贈儁為太子

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
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往慎之
九月太常寺奏暮歲孟春當享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
順天府預買餵飼以備用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
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
不享爾宜慎之
宣德二年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
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選

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莖或二十莖
莖十餘穗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岐或
一節一歧者上覽之謂羣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
民令蕃異如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
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
表賀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宗
廟之所垂佑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內省有歉多矣其止
勿賀

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之未洽民生之未遂上累三光祗懼惟
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
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不見有限京師
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
荅天意尚勑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言欽天監奏景星見臣

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陜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所屬有願試者於湖廣就試禮部會試所取不過百人上曰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十之四大抵國家設科取士為致治之本其冐貢非才蓋是有司之過人既苟得遂啓倖心今解額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執事先須擇賢庶免冐濫

策士之訓

宣德五年三月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此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

纂修之訓

宣德元年上御奉天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纂修實録國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傳之萬世只憑史書祖

宗以來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須紀載今內外諸司尚有未奏來者是不體朕心爾禮部移文趣之

籍田之訓

宣德元年上觀籍田畢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農民勤苦終歲不免於饑寒國家輕徭薄斂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

有寧謐四夷咸賓則我國家祚隆萬世爾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激勵風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舊弊廢事瘝官以負朕寵任之意欽此

採建言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

問朝廷建學養士望其成才以資任用訓導居師表之任正當謹守法禮以率諸生使人皆如此豈才何用得成卿等宜申明舊章嚴加戒飭以副朝廷教養之意

禁閹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山東有自宮以求用者請如例發交趾充軍緣先奉仁宗皇帝聖旨有犯此者其所屬里老亦不得無罪請令法司逮問之上曰先帝深懲此事故嚴其令近來犯者亦少里老可宥之但申明舊禁

使知遵守

宣德二年七月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宫之人謂其毁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盖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知遵守

選舉之訓

宣德七年四月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乞命兵部給

卿力上從之顧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恤灾之訓

宣德五年四月易州奏蝗蝻生上謂右都御史顧左曰

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懐遠之訓

宣德元年六月衛喇特部屬伊蘇巴哈等歸禮部奏定賞例上曰遠人慕義舉家來歸撫之當厚布尼雅錫哩乃彼故主今其妻亦遠來名分不同恩亦當異其別與好第宅於是各賜金織襲衣綵幣銀紗鞍馬有差

宣德元年六月遣使賜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上謂禮部尚書曰遠夷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

[illegible]

禮部志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部志稿卷四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英宗睿皇帝祀禮之訓

宣德十年六月勑行在太常寺官曰朕惟祀神國之大事廟宇壇壝惟修惟潔犧牲粢盛惟豐惟備珪幣香祝薦獻之具樂舞之設咸用整飭惟爾之職凡典守壇廟及

宣德十年四月勑諭行在禮部臣曰今當穀麥長茂之時而畿甸之間天久不雨又聞遠近有水潦蝗蝻深軫朕懷宜遣大臣於在京廟觀祈禱仍分遣道士詣天下嶽鎮海瀆用祈豐稔無稽無忽

正統十四年四月上謂禮部臣曰自歲首至今雨澤愆期穀種未布麥苗就槁民事勿遂朕用惕然其遣官告祀天地諸神祈降甘霖以甦我民爾禮部仍分官祭告京都應祀神祇合用祭物及百官齋戒禁屠諸宜悉如

事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聽納之勿審與讒佞之勿戢與政事之臣有頗仄歟輔弼之臣失其職歟何灾異特甚循省厥繇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當默默坐視而勿思勿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為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絕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明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勗哉往務善政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民生之福爾亦尚有利哉

正統五年十二月勑在京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明
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
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敬謹天之變豈以微忽況茲歲
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繇敢忽祗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
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天順元年四月勑諭六部等衙門曰朕新復位夙夜兢
惕永惟致理之要在乎敬天勤民然欲從事於期而無
失蓋必君臣同心而後可矧今天之災沴消弭未盡民

忠賢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者闒茸酷暴貪無厭
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致灾之繇而
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
臣既任股肱耳目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況君臣一
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
前非亦宜洗心改過嗚呼應天者當以實政弭灾者不
事虛文朕與爾等尚懋敬之

興學之訓

正統五年六月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朝廷封建宗室祿米已有定制曩因王及各將軍每遇歲徵先令火者等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錢民用訴告先皇帝曲貸不問但諭令改過仍勑廣西布按二司巡按御史但有再犯者執送京師無非欲其知所警也令按察司奏輔國將軍賛億復令家人杜勝收興安縣祿米加倍折錢民何以堪且百姓乃祖宗之百姓而如此虐害可乎已令按察司將勝等解京處分繼今宜痛自警飭

嚴戒下人謹守法度庶幾長保富貴以副朝廷親親之
意欽哉
正統六年七月貽書永壽王志塡曰比聞王偕弟以行
香故引火者官較四十餘人於南山五臺寺遊覽三宿
於外而防閑甚踈萬一為小人所侮非惟虧損令德其
如先王遺體何凡今諸王之出在禮有不可已者亦必
先期遣人馳奏令叔以遊覽輕出露宿不知自愛自皆
惑於左右小人之邪説繼今宜謹自防非親厚不致此

宜謹遵祖宗大法恪履先王大道親近正人嘉納善言
無惑於羣小無自蹈非義庶有光藩屏保國於悠久亦
不致下人指議此朕保全親親言出致愛其兵馬指揮
劉鑑姑宥其罪令回府中成禮并內使郭縉等十一人
俱免罪遣還以備使令均此奉報惟叔亮之

重宗之訓

天順二年閏二月勑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
支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及增修爾宗人府即會同

外大小官員人等正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
史知而容隱者坐以重罪爾即移文各衙門官員人等
一體知悉

尚膳之訓

正統二年八月勅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
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
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令後凡進食物必須印
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

我師耳然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故不逆其詐不拒其來
廡彼萬一能有感化禮部其毋損常例賚之第不錫之
宴以微示意焉使彼知朝廷之明不為其所罔也
正統七年十月福餘衛指揮卜台言與察罕地面貢使
巴哈等偕至關以無信驗為守關者所止彼云久不朝
貢不知禁例今尚留關外以俟進止上勑總兵官王彧
等曰察罕遠在千里之外非附邊諸部之比其使臣卜
花如尚在關即審實發遣赴京今後凡朝貢使人使衛

乞寺額之訓

天順八年上因太監陶崇乞寺額勑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寺院已多而內外有勢之人往往效尤增修不已或豪奪民居或詭稱古額假名為國祈福而實自欲徼福假名為民禳災而實以生災今後更不得妄自增修輒求賜額爾禮部宜以朕此意通行曉示

景皇帝禁閹之訓

景泰六年上召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近聞民間自

宮者甚多洪熙宣德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年
自今敢有自宮求進及投入王府并官員勢要之家者
俱如舊例處以不孝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隣人知而不
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乾隆御覽之寶

禮部志稿卷四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